



(刘奇敏摄影)

序篇——

“山头孤月耿尚在，石上寒波晓更喧”

激动与反省

整齐的队列，节拍整齐的脚步声，坦克车、导弹战车等各种军械，鱼贯而过……

这是 2015 年 9 月 3 日上午的北京天安门广场阅兵盛况。

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从早上 6 点多就进入现场，端坐在广场旗杆一侧临时阅兵台上的耿家盛心情在激动兴奋的同时，习惯以一个机械行业工人——车工兼油漆工的眼光去打量眼前这些代表我国工业最高水平的“大杀器”，比漆水、外形结构、机械走台部分，甚至光洁度……

耿家盛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受邀出席 2009 年“10·1”和 2015 年的“9·3”两次阅兵典礼，他视为得到观摩国家军事工业成就的绝佳机会。

“看了兵器展览，很震撼，觉得这些东西如摆在咱们厂，做不出来、为啥？咱们没有生产这些产品的一流装备。”耿家盛对本文作者说，他观察得很细，“这次我注意到出现了蓝色的坦克，2009 年“10·1”阅兵那次没有出现过这种武用的坦克”。

阅兵所展示的车辆通身都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工业在各个领域的最高、最新成就。其实，关于军队、军械、军事工业、军械制造肯定落后，家伙不好使，保卫国家那是空话。”

“器不如人的背后，是艺不如人。”耿家盛柔和的目光中不乏穿透事物表象的犀利。

耿家盛两次受邀参加阅兵典礼，他倍感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沿工厂大门向厂区纵深处延展的柏油路两边耸起茂密的草坪，此外站着一排株高过厂房门许多的落羽乔木。

10 月 8 日，已经立秋两个月了，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昆重的企业名称原经知变，多达 10 来个，为表达方便，以下用简称代替，以下简称“昆重”，简称“昆重”来称呼之）东区六号多层的厂区浇灌滴灌和乔木、大声鸣笛，车间与车间之间的隔地铺满了绿草，一片片枯黄的叶子伴着寒冷的秋风，从空中飘落着坠落，落到硬实的柏油路上。

从 1958 年 8 月 8 日奠基开工建厂至这天，昆重走过了整整 57 年又两个月的时光，辉煌与落寞交织。

近些年，因为多种原因，又显得落寞了。2015 年 6 月 18 日，本文作者在昆重铸造车间横架上看到了一条横幅，上书 18 个大字：“正视危机坚定信念 从点滴做起 为生而做”。

曾经担任过昆重党委书记、副总经理的周琳是 1987 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昆重，在昆重工作了 24 年的“老昆重人”，他用一个做重工技术工人的苦闷说，“重机厂”旁边有个农村小六队，农民教育小孩这么说：“你要不听话，就送到重机厂当工人。”

另一个故事是耿家盛现在的同事、同工李军的现场说法，“大概六七年前吧，重机厂已经不行了，我家的水龙头坏了，我到该乡镇街上去买，店主拿 8 个，我说少点吧，店主看我穿着重机厂厂服，就说：‘看你是重机厂工人的份上，算了算了，6 元一个，不能再低了。’这句话至今我记得死死的。”

1987 年 11 月 3 日到重机厂工作的耿家富是玉湖村人，他有个表妹在玉湖租个摊位卖蔬菜，一个月的收入不低于 10000 元，每天纯收入有三百多元，看到他每月工资才 1000 多元，劝他富别干了，“她说跟我租个摊位，倒卖些当工人强，我可对重机厂有感情，真舍不得走。”

耿家盛，河南省上蔡县人，1963 年 10 月 4 日出生于昆明，目前是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拉丝成套设备制造分公司车工，车工高级技师、全国技术能手、云岭首席技师。

1982 年毕业于昆明机床厂技培专业表面处理（油漆）专业，分配在昆明机床厂从事产品油漆工作。1984 年 11 月，调入昆明重工，改行学习车工技术，从事车工工作并兼做铣床、刨床、钻床等工作。

耿家盛是技术技能赛场的佼佼者，工作 33 年来，他多次参加各种技能竞赛，其中 1990 年在“全国青工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车工第二名，2001 年“云南省选拔赛”中获得车工第二名，2001 年“大西洋杯昆明职工技术技能比赛”中

获得鼓励奖，2003 年“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昆明地区选拔赛中获车工“优秀技术技能选手”称号，在云南省职工技术技能大赛中获得车工第二名，被授予“车工技术能手”称号，并代表云南参加在吉林省长春市举办的“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获得车工第十四名。2004 年 4 月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2004 年 12 月被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2005 年 4 月被国务院和云南省政府分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和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2006 年 2 月 20 日被云南省政府授予“兴滇技能人才荣誉”称号，同年 7 月 4 日被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政府授予首届“兴滇人才奖”。

耿家盛是车工高级技师，耿家华是钳工高级技师。

一座跨越两个世纪的技术工人丰碑是这样造就的

——记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高级技师、全国劳动模范耿家盛

文/陈昌云 黄楠



2003 年 10 月 24 日，在长春一汽技校，耿家盛获得全国车工第 14 名后云南团合影。前排左起第二人为耿鼎，第三人为耿家盛，第四人为云南省总协执办时主任南建明，第五人为云南第一位车工大王、全国劳模赵金全

“抗美援朝”战争打得很激烈，一批昆明知识青年应征入伍，其中一些被派遣到重庆集训，准备奔赴前线。

1951 年参军、时年仅 18 岁的昆明姑娘祖振英就是其中之一。

2015 年 8 月 7 日上午，时年 82 岁的祖振英对本文作者说，1951 年，她参军到重庆，后来没上前线，”组织上叫我到‘214 技校’学技术，家盛他爸是二野的，在这个技校读书。”

在 214 技工学校，耿鼎和祖振英都学习车床。

“有次当选选民登记，他发一张，我也有一张，互相看了选民证上对方的姓名，记住了，这前后，我和他都喜欢打球，混熟了，但就是不知道彼此叫什么名字。”

通过这次选民证接触，祖振英认识了河

南小耿家耿鼎，两人相互喜欢，就好上了。

毕业后，耿鼎分配在重庆建设机床厂工作，祖振英分配到重庆机床厂工作。

1956 年两人结婚，婚后，春城姑娘祖振英实在不习惯重庆的气候，”冷起来冷得要命，热起来热得要命”。

1958 年，中央提出要发展三线建设，她利用这个机会回昆明，”回到昆明，省工业厅领导问我，是想去滇池边泡，还是到郊区的茨坝？”

耿就这样进入刚成立的昆明重机厂的前身“云南重型机器厂”工作。

1959 年，耿鼎从重庆建设机床厂调入昆重，两人团聚。

在昆明重机厂，耿鼎开始了展示辉煌人生画卷的生涯。

耿家盛念小学 10 来岁的时候，念初中的耿大鹏就带着弟弟去做临时工，挣点钱补贴家用，”那时，一家 6 口人，父母的工资低，日子过得很难，我带着读小学的家盛去锄头地，用一把铁锄头，”就是把比较大的石块锄小，变成两公分左右的石块，卖给一些单位用于混泥土浇筑。”

“那年锄头一个月，我和哥哥赚了 35 立方米的‘公分石’，一共挣了 12 元。”耿家盛回忆道，“本来是 3 块钱一立方米，人家来看我们优惠，35 立方就算 4 立方，给了 12 元。”

耿鼎从两个小孩的脸上看到了自己当年懂事勤劳的影子，很是高兴，”他反复叮嘱我们要心勤劳，别耍着手。”

耿家盛念小学 10 来岁的时候，念初中的耿大鹏就带着弟弟去做临时工，挣点钱补贴家用，”那时，一家 6 口人，父母的工资低，日子过得很难，我带着读小学的家盛去锄头地，用一把铁锄头，”就是把比较大的石块锄小，变成两公分左右的石块，卖给一些单位用于混泥土浇筑。”

“那年锄头一个月，我和哥哥赚了 35 立方米的‘公分石’，一共挣了 12 元。”耿家盛回忆道，“本来是 3 块钱一立方米，人家来看我们优惠，35 立方就算 4 立方，给了 12 元。”

耿鼎从两个小孩的脸上看到了自己当年懂事勤劳的影子，很是高兴，”他反复叮嘱我们要心勤劳，别耍着手。”

耿家盛念小学 10 来岁的时候，念初中的耿大鹏就带着弟弟去做临时工，挣点钱补贴家用，”那时，一家 6 口人，父母的工资低，日子过得很难，我带着读小学的家盛去锄头地，用一把铁锄头，”就是把比较大的石块锄小，变成两公分左右的石块，卖给一些单位用于混泥土浇筑。”

“那年锄头一个月，我和哥哥赚了 35 立方米的‘公分石’，一共挣了 12 元。”耿家盛回忆道，“本来是 3 块钱一立方米，人家来看我们优惠，35 立方就算 4 立方，给了 12 元。”

耿鼎从两个小孩的脸上看到了自己当年懂事勤劳的影子，很是高兴，”他反复叮嘱我们要心勤劳，别耍着手。”

耿家盛念小学 10 来岁的时候，念初中的耿大鹏就带着弟弟去做临时工，挣点钱补贴家用，”那时，一家 6 口人，父母的工资低，日子过得很难，我带着读小学的家盛去锄头地，用一把铁锄头，”就是把比较大的石块锄小，变成两公分左右的石块，卖给一些单位用于混泥土浇筑。”



耿鼎(中)在操作车床

昆明出差开会，都会到重机厂来看望我父亲。”

参军后，尚未发家的耿鼎参加了部队为期 40 天的扫盲班，步入了学文化、学知识、学技术的人生旅途。

1950 年 5 月，部队进驻重庆，新政权已经建立，眼光敏锐的郭团长感觉到未来国家建设需要大量有文化、有技术的年轻人，于是他动员耿鼎去学文化、学技术。

耿对耿鼎来说，他或许最值得记忆和怀念的一个人，是一个集思人、师傅、首长于一身的人，他是解放军二野的一个团长。

耿大鹏回忆父亲给他讲过的故事对本文作者复述说，1948 年 8 月，耿鼎 14 岁，解放军有个团后自驻军营。

耿对耿鼎来说，他或许最值得记忆和怀念的一个人，是一个集思人、师傅、首长于一身的人，他是解放军二野的一个团长。

耿大鹏回忆父亲给他讲过的故事对本文作者复述说，1948 年 8 月，耿鼎 14 岁，解放军有个团后自驻军营。

耿对耿鼎来说，他或许最值得记忆和怀念的一个人，是一个集思人、师傅、首长于一身的人，他是解放军二野的一个团长。

耿大鹏回忆父亲给他讲过的故事对本文作者复述说，1948 年 8 月，耿鼎 14 岁，解放军有个团后自驻军营。

耿对耿鼎来说，他或许最值得记忆和怀念的一个人，是一个集思人、师傅、首长于一身的人，他是解放军二野的一个团长。

耿大鹏回忆父亲给他讲过的故事对本文作者复述说，1948 年 8 月，耿鼎 14 岁，解放军有个团后自驻军营。

耿对耿鼎来说，他或许最值得记忆和怀念的一个人，是一个集思人、师傅、首长于一身的人，他是解放军二野的一个团长。

耿大鹏回忆父亲给他讲过的故事对本文作者复述说，1948 年 8 月，耿鼎 14 岁，解放军有个团后自驻军营。

耿对耿鼎来说，他或许最值得记忆和怀念的一个人，是一个集思人、师傅、首长于一身的人，他是解放军二野的一个团长。

耿大鹏回忆父亲给他讲过的故事对本文作者复述说，1948 年 8 月，耿鼎 14 岁，解放军有个团后自驻军营。

耿对耿鼎来说，他或许最值得记忆和怀念的一个人，是一个集思人、师傅、首长于一身的人，他是解放军二野的一个团长。

耿大鹏回忆父亲给他讲过的故事对本文作者复述说，1948 年 8 月，耿鼎 14 岁，解放军有个团后自驻军营。

耿对耿鼎来说，他或许最值得记忆和怀念的一个人，是一个集思人、师傅、首长于一身的人，他是解放军二野的一个团长。

耿大鹏回忆父亲给他讲过的故事对本文作者复述说，1948 年 8 月，耿鼎 14 岁，解放军有个团后自驻军营。

耿对耿鼎来说，他或许最值得记忆和怀念的一个人，是一个集思人、师傅、首长于一身的人，他是解放军二野的一个团长。

耿大鹏回忆父亲给他讲过的故事对本文作者复述说，1948 年 8 月，耿鼎 14 岁，解放军有个团后自驻军营。

耿对耿鼎来说，他或许最值得记忆和怀念的一个人，是一个集思人、师傅、首长于一身的人，他是解放军二野的一个团长。

耿大鹏回忆父亲给他讲过的故事对本文作者复述说，1948 年 8 月，耿鼎 14 岁，解放军有个团后自驻军营。

耿对耿鼎来说，他或许最值得记忆和怀念的一个人，是一个集思人、师傅、首长于一身的人，他是解放军二野的一个团长。

耿大鹏回忆父亲给他讲过的故事对本文作者复述说，1948 年 8 月，耿鼎 14 岁，解放军有个团后自驻军营。

也是车工。

耿鼎及耿家盛父子俩，都是全国劳动模范。

耿鼎是昆重的八级车工、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云南产业界赫赫有名的“车刀刀具大王”。

耿家盛是车工高级技师，耿家华是钳工高级技师。

耿家盛是车工高级技师，耿家华是钳工高级技师。

一家 6 口人 5 人干车工

耿家华在钳工岗位上专业的时候，从 1998 年起，他向耿家盛学习车工，学会开车床、刨床、铣床、磨床、镗床等，干了十五六年的车床，今天耿家华虽然是重机厂的中层领导，只需要，他还会拍马向上。

耿鼎说哥几个学车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效并非虚言，对耿氏三兄弟来说，耿鼎父子俩，耿家盛平生第一次车高硬度材料，“我父亲自来到车床前指导我。”

而前述的耿大鹏的“简易车床”绝活也是其来自，它是耿家大舅对父亲几十年所积累经验的灵活运用。

耿鼎、祖振英合力营造一种厚重本分、重技术技能的家风，家风所及，耿氏三兄弟各有所长。

“有一次，分公司做橡胶干磨机，结果主轴加工尺寸大了 20 丝，整个部件组装完，到总装时发现主轴大了装不上去，若返工，要重新拆装所有零部件，人工成本要增加加倍，”范子文说，“耿家华来现场观摩一讲，说：‘不用拆，我来解决这问题。’他用锉刀锉了一整天，硬是把轴锉掉了 20 丝还还。”

“但小石头掌握这个活还真真是刀尖上舔饭吃，风险极大，我想他要是对自己的技术没把握不敢张口，一刀下去没磨好，就是废品，几十万就没了。”范子文说。

耿鼎的技术工人特色，不仅表现于工作中，家庭生活中也会呈现着他的“技术范儿”。

在诸多类似回忆中，耿鼎曾留 3 兄弟最后的印象是春夏秋冬三季，不少周末，耿鼎带着他们翻山越岭，沿着耿家厂北边的长虫山山脊，用 4 个多小时，跋涉 20 多公里到落水洞水库钓鱼的野趣。

“我们是周六父亲下班后就出发，走路爬长虫山，要走 4 个多小时，父亲为了防止迷路，他带着我们沿着山上这几条几十万伏的高压输电线路。”

8 月 30 日下午，耿家十几口人以祖振英老人为核心，再度来到位于昆明市五华区广口街道办事处的落水洞水库，追忆耿鼎带几个儿子来钓鱼的情景。

耿家盛指着水库南边高大的山梁上顺着山势蜿蜒延伸的高压输电线路讲述他们 40 年后回到耿家厂用周末来钓鱼的故事。

“父亲带我们来钓鱼时，这水库的鱼很多，每次来基本上都能钓到一背篓背回家，大概有二十多斤。”耿家盛说，“但其他约不着这么多。”

耿家盛说，耿鼎所以能钓到这么多鱼，表面上看，关键原因还是他发明的钓鱼工具，而实质是，即便钓鱼他也用心，也与了鱼类以高强的技术含量，体现一个技术人员应有的品位，不像一般人，只会用一根竿子，一根尼龙线，一个坠子，一个鱼钩。

“我爸的渔具与众不同，他不用鱼竿，而是把鱼线缠绕在一个汽水瓶上，捏着瓶口细长的脖子使劲晃动，瓶底指向远方，这时，在重达几十克的锡坠子带动下，鱼线迅速旋转抛出，鱼钩和鱼线可以扔出去七八十米，甚至 100 米远，然后他把鱼线架在鱼叉插好的树杈上，鱼线就缠满一个万金油小铁盒子改制的铁钩，人就离开了，到附近树丛中休息或捡拾野生物，一旦听到铃铛声，再迅速回来收鱼线，这时鱼已经上钩，基本都有收获。”

看似寻常的钓鱼，除了渔具是耿鼎从技术工人角度独具匠心的创新，体现一个技术人员兼渔者的特质，还有他对水性、鱼性等客观情况的认知和把握，使得耿家厂作为技术工人的思维，行为有了内在逻辑。

“用汽水瓶装线，跟着手抖动，可以把鱼钩钓得很远，而那些深水大鱼也比较多，性格与鱼极为相似的耿家盛告诉本文作者，他从父亲那里学到了父辈用心方正、心思缜密，做事重技术含量的许多优点。

耿家盛从 1984 年迄今，一直专干车工，

耿家盛在 1984 年迄今，一直专干车工，

耿家盛在 1984 年迄今，一直专干车工，

耿家盛在 1984 年迄今，一直专干车工，

耿家盛在 1984 年迄今，一直专干车工，

耿家盛在 1984 年迄今，一直专干车工，

耿家盛在 1984 年迄今，一直专干车工，

耿家盛在 1984 年迄今，一直专干车工，

耿家盛在 1984 年迄今，一直专干车工，

耿家盛在 1984 年迄今，一直专干车工，

耿家盛在 1984 年迄今，一直专干车工，

耿家盛在 1984 年迄今，一直专干车工，

耿家盛在 1984 年迄今，一直专干车工，

耿家盛在 1984 年迄今，一直专干车工，

耿家盛在 1984 年迄今，一直专干车工，

令人追忆惋惜的“乖老头”

时序进入 2014 年 3 月中旬，年届 80 岁的耿鼎悄悄在床上，生命的倒计时开始了。

“2013 年春节刚过，父亲说他腿脚肿，到 3 月的一天我去看他，老人躺在床上，叫我的名字说：‘石头，手痒了，找点东西来给我修修。’我心想很尴尬，修啥也修不好可修，就递了一个纸盒给他，”修，您就别修我修这个烟盒。”

“他接过烟盒就左右看看，仔细打量后就又开始‘修’。过了几天后，他把烟盒递给我，‘石头，修好了。’要我再找点可修的工件给他修，我递给他一个刀柄让他修……”

讲述过这故事，耿家华心里的酸楚通过晶莹的泪水流淌出来。

“其实，左眼腿切除后，没过多久，病情就

恶化了，父亲基本是昏迷的，清醒时候不多，所以他走得不算算清楚。”耿家盛回忆道。

2014 年 3 月 18 日 15 点 10 分，这位一辈子投身车工技术的老人为鹤西去。

耿鼎在昆重，绝对属于万人“范”范畴，但老人去世后，在重机厂工人中陷入了“秘密”状态，不是别的原因，而是老人生前立下过“规矩”，必须从简，”不管谁办丧，不开追悼会，不许大操大办。”

“逝者安息，老人的离世不予打扰。”耿家华说，”要我再找点可修的工件给他修，我递给他一个刀柄让他修……”

讲述过这故事，耿家华心里的酸楚通过晶莹的泪水流淌出来。

“其实，左眼腿切除后，没过多久，病情就